# 張文定公紆玉樓集

# 張文定公紆玉樓集卷之三

## 序二十三首

### 送宮保大司空石菴蔣公致仕序

士之久歷中外積勲揚聲老而致仕名完而不瑕如太子少保石菴蔣公者豈易得哉公之為大司空於畱都也莫或為先容者而出自宸衷召之還朝而任之政盖上之知公若此其明也維時百度胥飭工費浩繁公於其間鎮以簡重厲以廉勤乎以忠信裁以節約容人之所不能容而為人之所不能為是以不動聲色而公私皆陰受其賜盖公之報

上若此其忠也然公則特動歸念而
上亦憫惜其勤乃於六載秩滿允公致仕特
命給驛以歸公方自幸其遂而縉紳之士以為宰作興
事之秋任重圖艱非公莫可況以君臣始終之義公固
不當以去為心而
上亦不宜聽其去予謂不然公自舉進士迄今逾四十
年歷官如彼其久也所至禦患捍災阽九死而不顧其
視民也不啻其子也其為公也不啻其家也被其德者
或碑而頌焉或祠而祝焉海宇賴其幈幪而宗祊受其
翊護所謂積勤揚聲如彼其盛也公之心以為盛滿之

當戒也善勸之不如善懲也其來久矣弓繳至而後舉罝羅及而後翹則豈惟身之井華也於國家用人之義亦不能無損焉矣是故公之去也有知止知足之明焉有貞介不阿之德焉有超逕獨邁之風焉而
聖天子之釋之也見優老之禮焉見不竭人忠之恩焉見保全賢哲之道焉吾見上下交相體以成此美也始終之義不亦愈有光乎而又奚憾耶況公雖年逾七旬而精力堅完壯夫不逮以其平生報國之忠也與
上之知公之朗也寧能終釋乎哉求舊之詔將絡繹於湖山之陽茲行殆令月之休假耳朝紳聞之皆釋然以

喜而公同寅凡山甘公敬菴鄭公謂予雅辱公知且在姻婭之末也相與徵贈言焉庸書以復

送都憲石塘曾公巡撫山東序

先王觀象於比建國親侯以比天下猶以一人之身巡狩有時所以親諸侯者或未也而必使其大夫監於諸侯之國夫然後股肱備焉腹心布焉上澤究於下下情達於上聯屬兆庶以成其身而先王比天下之心始慰國家之制方伯郡守縣令星羅棊跱於天下歲時往往以政接焉而於藩之大且艱者率命秉憲大臣一人撫之猶先王意也然撫臣非其人諸司雖賢也不得行其

志撫臣得其人諸司雖不賢也亦且憚而不敢爲非其關係亦誠重矣山東內接京畿外連邊塞歲荐大侵黠桀之囦方殷而胡虜跳梁豕突之勢叵測蓋在諸藩最重且要而時又難爲若此胡可不慎擇人焉以綏邮之乎維時撫臣缺人廷議以非石塘曾公不可

上曰然乃以大理少卿遷都御史承

勑以行公昔以御史巡按遼陽會賊臣倡亂變起倉卒公奮不顧身力違衆議折簡之下而渠魁悉擒機應若鬼神鼓震若風霆誅夷釋赦不浹旬間而三城底定至于今是賴蓋公精詳而仁恕巽順而敏決坦易易知之

心而神之以不可測之用優柔靜密之地而震之以不
及掩耳之聲是以應巨若細處變若常當有事若無事
也且今之東會非昔之東會也內之則廑赤子之拊
循外之則封豕長蛇之隄禦欲厚生乎而庾庫既竭繭
絲不可裁也將休養乎而諜探時聞保障不可緩也綜
理調劑蓋百其方焉而公以不競不絿臨乎其間適公
私之宜極脩攘之計結東會之民而嫗煦乎
冕旒紸纊之下以慰
聖天子比民之心者非公其誰也政成而來持衡秉鈞
悉率天下以比

一人亦惟公能事耳乎雖辱公知厚於其行也偕鄉大夫士餞之西郊而大理少卿東厓虞公謂宜有以張之於是乎言

送少司寇玉泉王公致仕序

昔養由基之善射也百發百中而觀者危之以爲使一發而不中則人將嗤焉咲之而百中之巧廢矣故善射不如善息之愈也世之仕者孰不謂完璧之足貴保終之當圖也而寵榮易糜優好之不易割低徊末路卒至顛躓而不可悔者盖亦多矣若少司寇玉泉王公敭歷中外三十餘年淳德孚於士友而廉節著於中朝信惠

浹於華夷而聲績聞乎

當宁然位乎朝堂而每懷山林身乎文繡而不忘蓑笠

爲日久矣會

宗廟告災羣工引咎公迺慨然上疏詞特懇激

上允之公方以善息自幸而中朝搢紳合餞于都門則

咸有歉容以爲

聖明之世才望如公不當聽其去于日未也公之所以

自處則善而

上之所以眷公者非衰何以言之

明天子之待臣僚也蓋亦多方矣視之於微以占其大

察之於幽以驗其顯寵而耀之以觀其量釋而遠之以
試其中或嘲而容之或愛而怒之無非教也而不可測
也近歲如大司徒儉菴梁公少司寇東洲屠公去曾未
朞而並還舊服王公雅望固不在二公下也豈以
大明普照而獨或遺之吾恐公雖欲息而未之終遂也
古之人臣如汾陽屢罷而復起潞公既耄而還朝皆卒
以功名令終初不害其爲善息也況公年未及老而精
力猶完樹立雖崇而展敷未竟念
主恩之隆重也爲蒼生再起以圖事其爲不可旦夕
之間

召命且至尚其不俟駕而行無爲戀戀於嚴陵之磯乎

送南京工部尚書南塘宋公之任序

古之以道濟天下者必有不可涯之量而亦有不可窮之識人物之生無恒而事變之來也無盡量不弘則物有時乎遺識不足則動有時乎礙而所以濟天下者窮矣奉新南塘宋公以刑部左侍郎陞南京工部尚書簡眷於

九重之上而人胥慶於朝著之間公其負道濟之望矣乎予自束髮與公同榜而今且老矣謂知公久且深乎其敢讓盖公之與人居也恬焉退以默也而浩乎其無

町畦也卓乎其無所骫骳也其臨事也泊乎若無意也而秩乎其不可淆也淵乎其有餘思也此其識度非尋常者所能窺測於以運量天下其焉所非可是以敭歷中外三紀于茲帡幪之下而淋歷分焉軌範之中而德惠流焉公之才德足以繫天下重輕而徵諸已試者蓋如此頃署曹務簡未足以展厥攸蘊而司空重秩上既斷自淵衷而特授之則召掌樞柄固旦夕間事耳宜乎朝紳胥慶而予心尤拳拳焉也乃相與及公行也合餞於都門而公之同寅大司寇泉坡周公少司寇認菴吳公爲之徵贈言於予夫

聖明御極賢者無所求而進此誠千載一時雖不文固不能已於言况知公之久且深乎

送少司寇東洲屠公得請致政序

今歲夏六月雷震奉先殿震成祖睿宗廟暨左四室同日鼓樓災上震懼避殿減膳徹樂　親為文告于皇天列聖命大小臣工皆脩省後命諸大僚各自陳少司寇

吾鄉東洲屠公祠特懇激

上允之齡朝紳聞之罔不攢慨駭異以謂礪身循職如東洲公者正宜益発崇之展厥猷畧以豫方隮之天而顧使之遂其去志於公計得矣當如天下何予曰不然

皇上嗣位圖治于茲十八年人情世故閲聞熟矣將進之而故退之將揚之而故抑之卒然折之以觀其養驟而怒之以察其微若是者蓋亦多矣是以臣僚無崇卑白黑臧否咸無以遁

聖鑒豈其表表如公而顧或遺之且天之道至誠也而僞者違之至正也而邪者戾之至清也而貪者溷之至

明也而昏者激之至和也而忮且競者戕之凡皆天心之所怒也東洲公有一於是乎公跡如其心言不浮其行糾選發慝鋤奸植良勢傾海內而不得而沮利盡天下而不得而易幽枉之情潛伏之故參伍之必精而剖析之無遺辯政體論時務動中肯綮自爲御史以軍功例得內轉已而竟守劇郡其爲臬爲藩爲光祿大理以貳大司寇皆積勤而後得位雖日高而人猶謂未償其勞焉蓋骯髒天植不能骫骳於時雖才望卓卓超越流輩而遷陟每不及常格視今之日夜馳騖至成講媒搶之俗者何如也其誠足以消僞其正足以遏邪其清足

以廉貪其明足以祛閼其讓足以恥競凡皆天意之所
悅也而公實兼之
皇上則天明謹天戒將大用公卿以是觀公去就而復
召之耳不然奪天之嗜而益之怒語
皇豈爲是乎近日戶部尚書儉菴梁公致仕朝中亦共
驚惜其識者謂必復起曾未幾何
上稱之曰持正又未幾何而復總國計之
命下矣天下莫不欣欣焉額手而頌
明聖今之處公豈當異梁公哉公行有日鄉郡大夫士
若有戚容然者爲之請贈言於予述斯言以告諸君

諸君乃釋然而喜曰是足以贈公行矣於是乎書

送都憲淺齋魏公出撫河南序

易大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夫天地生人以爲心者也而人非財則無以生故箕子以食貨爲八政先而必曰農用八政武王受之重民惟食所謂知小人之依關民之麗皆是物也今天下民生之無聊也洛爲尤甚

皇上夙夜軫念救寧是圖會巡撫缺人輿議非淺齋魏公不可既疏以請乃由大理少卿擢都御史以往於是朝紳交慶謂洛土之民之將復蘇也而公亦慨然自任

命下纔浹旬承

勑遂行或者有疑焉曰如公才德固優於爲洛無疑也然洛中所急亦惟曰財焉爾矣今也野無青草室如懸罄公帑所儲不足以應待哺之口其將若何瓶罄而求釜之充張空拳而思奮之多獲也得乎哉予應之曰固也然事不窮無以表智勢不劇無以觀能下不困無以察仁魏公孝友宜於家信厚乎於友民之飢寒猶已飢寒之也可謂仁矣按三吳佐大理不激不隨不亢不卑吐茹以道而緩急惟宜震若丘山而不驚也微及秋毫而不忽也可謂智且能矣 洛雖敝吾見其優爲也夫智

以燭奸則脧削之風戢能以臨事則率作斂而利日興仁以惠民則求隱防微必悉其心時而懋遷焉時而阜通焉時而蠲租息肅約費而厚施焉夫如是何患乎財匱財不匱則逋逃可招而役也瘡痍可撫而瘳也愁咨之聲可轉而歡愉歌頌也而父母斯民之心慰矣古稱人者天地之心財民之心也治天下者先阜民先王之道也近者京畿亢旱

主上爲之輟寢膳禱雨澤既得應則喜極賦詩蓋

上之憂民若此其至也公綏來之暇尚亦以閭閻之狀日疏于

黼扆之側諸凡耗財病民之務將一切停革以幸斯世
吾見幽明上下歡欣交暢我
聖人大寳承天休于億萬斯年將海内焉求頫獨洛也
哉維時浙之鄉士方修會趦好以忠義相勗勵而魏公
首膺重任鄉邦榮之太子少保石巷將公而下合百餘
人相與醵餞于東郊而以文屬于庸書以贈
送司空直齋屠公考績之京序
善執權者無權善御事者無事蓋膺于奪惟其人而已
不與焉何權之有施爲注措惟迹之應而無所役吾私
何事之有惟無權則天下皆心服而不敢議而其權也

尊惟無事則體要得人情諳屢遷而人莫之知而其事也定權尊於無權惟其智之大焉耳事定於無事惟其才之大焉耳是故大智無智大才無才不如是不足以任天下直齋居公廉明而不私正直而不激巽順而不隨嘗歷考功文選夙夜孳孳諮議詳而圖採審妍媸定乎內而取舍協乎外湛乎其心之若空也泊乎其門之如水也及其掌銀臺貳冬官卿于留都也物情宣焉民隱恋焉吏弊清焉財用節而物脩焉未始聞搜抉摘剔之煩而人自服其調劑拊循之利此其才識視瑣瑣者爲何如而天下嘗爲惜哉是以受其知者服其德聞其風

者作其志慮壹日起而
簡注日隆雖有忮嫉之心好議之士無所容其喙斯豈
可以强邀而襲取也哉予昔與直齋同事銓部而當豐
亨多故之日立易危之地應不一之情方其勵心共濟
肝膽相照而選愞如予所賴以匡翼維持者亦既多矣
乃今再至留都而公以冬卿涖秩且將奏最績於
黼扆之下秉鈞持衡以愜望於人人其旦夕事也孟軻
氏曰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隆在上之權定天下之業
必有大才智者為之若直齋非其人耶夫留曹之務未
足以展厥涵蘊而晋陟於是乎階焉人情之為直齋榮

豈其微哉我無權而權隆於上是故尊榮如天焉我無事而事定於天下是故安富如地焉夫是之謂大知無知非無智也知大不可窺也夫是之謂大才無才非無才也才大不可名也是故運乎一心之微而不應乎四海之遠立乎群辟之間而昭信乎百世之下此直齋素所蓄積而留都卿士亦咸以望焉者也於其行也相與餞之城西而屬予序云

## 送侍御竹泉王君遷守姚安便道展省序

君子之事親也不能不出而事君焉以光大其孝方事君也不能不反而仁親焉以敦篤其忠是故捧檄之喜

望雲之情君于咸有取焉夫君親不容兼事而忠孝實
所以相資必也於專事之地而得遂其兼事之心者乎
之道於是乎盡豈惟吾心安焉而人亦相與言而述之
竹泉王子少承其尊人戶部公之誨既成名矣而戶部
公即世專其母封太宜人許日夕色養無違志及其令
襄城也脩黌舍完城堞清驛傳省刑薄斂除強植弱撫
大侵爲有年化戈劍爲鋤犁口碑籍甚而薦剡交騰是
推其家以理于官者也既而擢侍御於留都也郵筆上[illegible]
之私釐屯政之弊幾何清於巡歷之勤劬利澤弘於浦
口之開濬樹績揚聲光被絲綸以爲親榮是治于官以

亢其家者也若毛氏者竊升斗以資滫瀡其於王子不大有徑庭矣乎而王子念慈闈曠遠仲氏又遠仕巴瀘侍養乏人每悒悒不自釋方將拜疏乞歸而權守姚安之命適至王子貴人也得便道歸其家太宜人以大耋之年而臘月之朏屆誕生之節於是乎集厥宗姻稱觴而拜家慶金緋綵綉輝動鄰春夫固謂孝感所致者非耶昔狄梁公方服王事而望雲興思識者遂以占其他日士庸有不篤於親而能忠君焉者乎以王子不忘厥親之心施于有政吾見姚安之民之蒙澤也政成乎滇粤之區而聲遠乎

九重之上他日所就其可量也哉於是緇臺士友侍御嵩嶼符子韓若干人咸相與華重其行而以贈言屬予予昔領胄監王子嘗游吾門相期函丈之間亦惟忠孝云爾請曰父要不忘平生之言若王子庶幾其不忘矣夫庶幾其不忘矣夫

送大司成雲岡龔先生之南京胄監序

太祖定天下[illegible]于矢滌除腥戎之汙祓而肇開人文廼倣唐虞司徒敎五典典樂之官教胄子之制選天下士及公卿大夫之元子萃之國學而以祭酒督教之其任甚重而禮遇甚隆臨視而稽閱之亦甚嚴以備

今天子中興法
祖爲治加意敷教育才之盛典蒲之龔雲岡先生昔以
敷言稱
旨
上爲親置甠選受
知春官侍從十有六年于茲會南京掌胄監缺人而先
生以官諭拜
命輟講筵以往豈非慎重師儒之任而循畀之哉於是
閩中縉紳之在朝者少村黄太史輩咸相與榮且樂之
而徵予贈言夫天以大中生物而因以執之古之帝王

憲天出治惟教爲大是故蕃之育之厚而利之凡以基夫教也戒之董之刑且禁之凡以翼夫教也教不修則彝倫弗叙彝倫弗叙則物則弗昭物則弗昭則民無以自立風靡波蕩紛披横决而不可收拾况欲求眞才資化理又胡可得歟且夫治安久而風氣漓勢也今之士能言矣或畧於行知好名矣而或遺其實沿是風也以往亦將焉所底極乎雲岡先生恭敬而温文宏敏而淵默天下士聞其風將革其習况就其刪入其範薰其話言色笑之間乎於是乎敦務本實惟庸行庸言焉謹信是圖而不及乎他以篤慎我民彝懋昭我天則則亦何

在而非協極之士何士而非經

國之才光昭

聖祖之丕緒不在茲乎且先生既以懿學實德特承

簡任其進而秉銓調鈞固惟旦夕事耳棟梁榱桷以資

肯構肯堂之用將惟先生之所取之然則栽培茂碩於

今日者孰非以裕吾他日用也而惡可不加之意乎予

昔忝留監之任非劣不能效尺寸茲於先生行也有厚

望焉序以俟之

送大中丞東厓虞公出撫南贛序

君人者以一身統億兆之衆而能家置慈父於天下高

拱乎稷清之尊而於閭閻之微常若目見而手拊循焉其道何也重撫臣之任也就一方而言自藩臬而下諸司正若佐率以數百計豈能盡得人焉而任之惟撫臣率之以道則皆從風靡矣悉之若益勸而辛盤者莫敢售其毒若之何斯民不蒙澤也矧贛在閩廣吳楚之間四藩之地犬牙交衘其山林谷民夷雜聚燠寒燥濕調劑異宜而赤子龍蛇然亦多行撫巡之任視他方為尤難乃東厓虞公以大理少卿遷都御史出撫其地且承

勅兼理軍務

命下之日朝士皆欣然以得人慶蓋公弘朗而周詳直

毅而平恕紆徐而敏果以剛以柔以緩以急以昂以頫無乎不可而又以進士令嘉魚萬安政成而遷監察御史閩粵畿輔實按歷焉撫屬之內皆昔所稅駕之區攬轡之處也澤潤未晞而口碑籍甚人之望之固猶慈父之將復至也雖欲無慶得乎哉雖然今茲之民非曩時比也公私匱於水旱之相仍兵戎弛於承平之日久培尅緣於征需之旁午奸弊滋於長吏之貪墨凡今天下皆然而虔之旁郡尤甚以公之德之才之完也而又輕車熟路動中機宜徐豢之以扶其傷疾攻之以去其害使之相援以濟其急教之相親以樂其生紓而蘇之以

耆其利止而作之以奮之武率然擿發以懾其奸可謂而黜罰之以董其習救寧有服而大慰中朝之望者非公其誰也且今交南新服正惟觀化之初於是乎益修內治而不振干羽之風則瀕海內外萬里華夷悉歸嫗煦之中矣夫

天子之所以待公豈其微哉公行之日予偕鄉大夫士合餞于東郊而都諫石山高子後屏盧子輩謂公被

命而往使中外交慶惡可無文以張之且知公之深莫如予遂以屬焉

## 送太子少保漁石先生得請歸養序

嘉靖戊戌之歲夏四月宮保大司寇漁石唐公以其母
太夫人壽既及耄上疏請歸養情詞懇甚
天子若曰嘉哉時惟孝義特茲允請其給驛以行於是
朝中縉紳咸欣欣焉謂公眞能不移其情
聖天子眞能錫類于天下其眞盛世事哉間有知公者
作而歎曰至哉唐公之德乎賢傑之生多矣然文與武
不能以兩全材也忠與孝不能以兼盡勢也材有所不
能拘而勢有所不得奪公之德於是乎至公始令郯城
以一旅却勍寇數萬廵按江西定宸濠之變當大事若
無事人以爲難而三邊獻畧尤爲烈烈偉猷之多經畫

之審盡近日所未有也可不謂武乎博物洽聞尤精經
典旁摭觚集綸藻思溢發慷慨論古今事若挈江河注
之海提學關陝上不問愚智嗤英始實各得充其量爲
大司馬爲司寇斬伐而生生寓焉訊刺而矜恤行焉見
善如已出見不善如已病是以賢者樂其引接而不肖
者悅其有容可不謂文乎出武入文悉力不遺可不謂
忠乎夫忠於君者固云孝於親者之推也然或終老王
事而於問寢視膳弗克躬親則其心終有所不盡嘗試
觀之天下欲盡其心矣親或不待親待矣或勞勞榮利
不能釋又况五十而慕固古昔之所難乎是故祿秩極

人臣而退修于職功名蓋天下而教愛親悼歲紀越耆
齡而嬰兒同慕如吾漁石公者則天下之隆福盛節歷
翅前修而指不能多屈者也矧其積勞殊庸
聖明注記
王音嘉獎朝野攸聞乃今
特賜溫綸順厥孝思而求忠於孝固知愈篤
宸衷無疑也則夫召秉樞衡展所未竟以康兆民而光
大孝者固自有在而亦詎可量耶於是浙中卿大夫士
咸知與華重公之行餞之東郊而屬文於予予未束髮
附公鄉舉辱教愛四十年于茲切視公太夫人蓋五年以

長雖茲就養京師而旅食無補徒貽親憾今覩公全材盛節則其心歡慕喜樂爲何如而豈文詞所能自喻焉哉抑公嘗曰思爲官必思爲人蓋曰人其人而後可以官其官也云爾予每三復其言而深味焉人乎人乎如公其人乎

## 賀都憲洪洋趙公膺褒典序

詩稱王季因心則友則篤其慶載錫之光人情之於兄弟不必其祿位之在我也苟有能累善崇功以昌大其家邦則出於兄也猶夫弟也出於弟也猶夫兄也王季以太伯之遜篤其慶而錫之光所以爲因心之友也洪

洋趙公起家進士其名位則身自爲之而非有所憑藉於前人也然自讀中秘書歷諫垣以至爲光祿卿職脩於兩都而名光於士類今且以都憲之重出撫閩右鴻聲大烈闓焉未涯其於光祖考大門閥錫慶昆弟而篤友于之情亦云至矣雖其承祧尚之然未艾之年猶當有待也而蔭叙之典輒以屬諸仲氏而不疑以爲兄弟之情摯而毋氏之心悅則莫大之願得矣而又奚求焉且吾與吾弟自吾父毋視之皆子也奚必吾子親於吾父毋子乎遂拜疏以請其詞懇悲

俞旨既下朝野咸共榮之以謂洪洋之篤於仁也如此

夫大其心則四海合爲一家是故處天下而有餘私其身則藩垣設於庭戸是故處一家而不足詩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洪洋歷官所至克治非其裕於兄弟者之推之乎夫蔭與吾所爲也遜而不居同太伯之仁職任吾所史也恪而不懈同王季之友其裕於家以施於天下者尚可量也哉雖垂裕後昆吾知其端在耳不然孰有不篤慶於兄弟而篤慶於子孫者耶夫錫蔭酬勞自古以爲榮而洪洋之事則足爲百世勸非榮之又榮者耶於是其舊屬光祿署正

董若干人相率請予文以賀而予亦樂爲天下

道焉

、送南京太僕少卿思齋陳先生之任序

南京太僕少卿思齋陳先生將行四明大夫士八合餞於都城之左供張既具酒三行予言於衆曰先生居諫垣凡幾年言朝廷天下事凡幾疏當其時亦有威福恣行氣焰熏爍人無不側目而視者先生摘其幽微悉數之不少忌既而被中傷嗬使命至於琉球越鯨波萬里外毒龍幽魅變現出沒聞者色變而先生怡然就道阽九死不少懾夫以天下所不敢言而獨言之所不敢履而獨履之豈

不忠勇偉烈大丈夫哉然且恬澹自居不與時競白黑
皙於中而黯然若昧經畧蘊於身而歛然若虛讜言嘉
績勸勞懋開而遴陟弗不及常格其涵養識度視今世
何如也先生先大夫以進士歷官刑部郎中清德淵聞
推重一時乃未殫厥施以沒而先生得之家庭少成若
性宜其不激不隨卓然立而淵然居也吾鄉先哲宋杜
祁公嘗言浙人褊急易動求譽少立爲時所輕以警戒
其弟子而直節雅量卒能爲一代宗臣完名偉績至于
今益彰兆哀如先生不將嗣祁公爲吾浙重耶則夫易
動少立祁公所用爲浙士慮者以今天下衡視而公較

之卒將焉所於蹟乎固必有定論焉矣諸君子皆應曰然遂相與請發軸爲行贈先生歷官左給事中及還自琉球始遷光祿少卿光祿秩滿始得貳太僕卿於南都所謂不及常格豈虛語也若夫振飭馬政釐弊集勲以爲大受地者則先生所優爲不詳及云

送學士孫毅齋先生出掌南翰序

華亭孫毅齋先生以宮允陞翰林侍讀學士奉命出掌南翰將行或有言於予曰先生歷翰林春坊二十有七年遂學實行炳炳在人

經筵史局倚毗方殷奈何居之踈逖無事之地乎予曰

不然古者區區侯國史置南北

本朝海宇不啻萬里

文皇帝定都燕薊而必存南都以奠丕基以弘聲教以妥遐方是故留都諸司之重與京師等雖事畢繁簡而南翰之設則一人主之尤不可謂不重也且

國家禮樂文章咸出於一承平日久士矜習能尚詭異道術或歧而文體亦少渝焉

皇上懋中建極力復淳古十有六年德化所被罔間遐邇而江漢嶺海之地能保無一二眩幻其間者乎先生以介潔雅馴之德融暢典則之文近者主試京闈取士

畢得乃今出柄文事乎兩紀之上東南人士亦惟先生
一人焉是瞻是依則夫宣昭
聖德敦同倫同文之化者固於是乎在而壽可少耶且
地極清燕無彈書之擾無講讀之勤紬繹經典爽循而
涵泳帝編載絕之餘所以致養乎內者益純而精由徐
揚吳楚以極乎蠻戎象寄政俗風謠日接覩聽所以採
摭乎外者益博而遠且進而職論思擬刪述固惟先生
事也純而精者以贊
龍德博而遠者以續麟史其於為
經筵史局地也不亦偉且重歟而顧可概耶聞者釋然

而退翌月少傅大學士序菴李公桂洲夏公暨諸翰林官寮咸賦詩以壯其行予辱署翰林方有厚藉於先生焉序以贈之

送大理虞公侍養歸省詩序

大理左丞東厓虞公惟明以母太宜人何氏今年壽八十有四念其弟早世莫為備養上疏乞歸侍上允之鄉縉紳士咸謂以東厓之才位且光顯矣太宜人雖老尚康强無恙諸孫繞膝承事未為乏人東厓少需時月當得大用展平素而一旦以私顧輟去其自為計得矣當如天下何予曰不然茲乃東厓所以為天下

也夫君子非治天下之難而純乎其心之難書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又曰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夫父母兄弟之際忍而不相卹也而心奚以居其心之不得其居也而事奚以治故治天下有本純心之謂也純心有要事親之謂也東厓以進士拜縣令歷監察御史以至今官所至諧睽屬絕腴瘠蘇枯鏡究而馴梗彰賢而旌能廉貪而懾奸解結而紓屈嶮巇必夷艱大必治善良咸綏而鰥寡無恙惟所注措不見有泚議焉蓋方其弱冠失怙致毀竭誠廬墓側三年未嘗少弛於禮後與弟同爨三十年無間言無私蓄是惟克盡孝友以安厥攸

居而措諸政事者既灼有明徵矣及翁謝世太宜人年益高東厓奔走仕途燠寒必曰溫凊或弗逮與飲食必曰滋味或弗適與道遠時多致企而望曰筋力得無衰與侍養之心誠不能以三公易一日也而庸他邸乎且夫書美君陳詩詠張仲正召康公所稱孝德引翼云者而成周隆平於是焉賴後世若邦國不空基於守柰虞淵取曰根諸望雲是故舍孝子之門以求忠臣是入鷙群而索駿也得乎哉東厓此行所謂求仁得仁心愈純而居愈固他日出而效用舉而措之則昔之所惠於一方者而將溥及乎天下吾故曰茲乃東厓之所以爲天

下也聞者釋然東厓行有日其同寅東洲暑公石岡王公予岡周公三溪錢公淺齋魏公咸曰重哉茲行盍圖有以張之謂予辱知虞公乃相與徵文焉庸書以贈

送南京冢宰白樓吳公東還序

白樓先生吳公以進士簡入翰林立朝四十年迨事三朝輸忠宣力于史局于經筵于胄監于禮闈京闈令以宮保冠列卿于南都歷官之久也位望之峻也績效之崇且著也可謂盛哉公無戒盛滿懼晚節弗續嘗十餘上章乞休

上不允至有卿純謹端諒學行著聞之褒公以是未能

釋去今年躋七十乃復引年拜疏且因秋瀟遂解而東歸以待命其汲汲之心若恐其或晩者而南都縉紳士愕然以爲太遽而未欲其去非私於公也方公以大宗伯掌絲綸人固謂旦夕且入相朝議亦兩舉公未果用而同輩者躪而欲得公處公乃復出爲宗伯疏請革學士等銜凡藩王非分之請貴勢瀆禮之求一切峻拒無所容及在南銓率僚屬釐庶務又若干時其進而秉鈞持衡天下蓋日望焉

召命且至而公乃自處若此則爲之戚戚焉者實夫人之公心故曰非私於公也抑予思之德疢於位尊力窳

於任重望衰於窪久乃古今之通患若公可不謂至榮矣乎辭盛滿者其福昌留有餘不盡者其味長善厥終者其道光若公可不謂至榮矣乎廓乎其無所求也浩乎其不可留也公之心其有樂乎爾也以為太遲而留公者為天下計非為公也若夫純嘏也完名也盛節也一舉而兼得焉為公計則奚以易此也第惟

明天子勵精旁招

先朝舊學未或終遺公之計未必其遽遂焉耳邦奇往昔侍公翰林誤辱知愛茲來承乏南雍又謬襲公後其為天下惜公之行而復以為榮且賀者凡縉紳皆然予

爲甚雖莫或詔之予將不能默况重以公卿大夫之請乎

## 送少司寇南渠王公得告榮養序

忠孝天性也不能自已者也性累乎外者於不能已而已不能已而已者其中必有大不安焉去其所大不安者就其所大安者君子之善居身也今少司寇南渠王公是也公平生内無伏匿外無矯飾任言責也當言即言不知避忌膺官守也當爲即爲不知顧慮方其忤權倖被中傷間關嶺海之外楚粵之間者幾十年雖險阻備嘗而曾不一動其心以怠其職業志節益光而名稱

益起以致有今日夫寧有所要於外乎哉迺者　太夫人蔣年九十有二念伯氏在格弗得侍養則上疏乞致仕

天子若曰爾毋以致仕為也朕念而親年之高覽而情詞之懇特[illegible]爾歸養完養之日其復贊予藎公任其天性之真不一牽於物未言而人莫之疑言而人莫不信卒以致知

主上受茲

特恩以遂其素願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交盡而無憾是宜諸卿大夫聞命欣慶而胥重其行也且夫以孝移忠

則吾聞之矣未聞歟勤山外垂三十年歷京兆至亞卿

既已承

褒錫之恩為庭幃之光而又斂其餘力以事其親如南渠公者也公之孝於是乎大雖然公既安其身以及其親不知天下生民之安亦終有待於公乎今水旱相仍潢池間擾而公年未及耆謨猷未竟所以益光孝思當必有在焉幸無忘

天子之明詔

送石塘闕公改少司寇還京序

昔杜正獻公以相業名當代及其告門弟子亦惟禍急

易動柔懦少立以爲戒則公之所養可知功名之完其諸才德之完乎夫所謂褊急易動豈必躁妄決驟奪攘矯虔爲乎正使其爲義也而動於名焉動於意氣焉矯厲促迫而不能付物則於自然者皆過也所謂柔懦少立豈必脂韋佞邪趨附追逐爲乎正使其爲善也而不知以天爲杖以道爲宗事或勉成而心終不免於疑且畏焉者皆未也斯二者一失於剛一失於柔皆足以害事故夫士必全天地之衷而後可以御天下之事必有百代之志而後有以定一代之業正獻公顯績當朝以重吾浙豈幸也哉予獲交於石塘聞公靜中二十餘年

而未有以窺其際者自公少時在倉猝倥傯未嘗見疾言遽色紛華波蕩之中確焉無以易其介方武宗之委柄憸人也諸司百執事無弗與於行者而吏曹為甚蓋羣邪之所注意以為市権攫拏之淵窖大藏也而公居其間十有餘年臧否黜陟不一徇于人而群邪亦睥睨而不敢犯處之恬休御之簡要志竟不撓而外患亦不及既而

聖明釐政以公尹京兆於南北剗除積蠹剪搜風[illegible]不動聲色首翊嘉靖之弘休而宣之兩畿之間於以言公之才識視正獻為何如而淺中弱植之流又烏可同日

詎識迺者由南京少司馬被
召爲少司寇蓋兵政於南都最重而海晏河清之一二若
非急務然者顧今水旱災傷亦迭見於羣彫寇賊亦竊
所不能無
聖天子軫刑用中罰之思乃舉而屬之公焉宜也雖然
以公之德進而秉衡和鈞其於贊
執中之德以成協中之化當必有進而修而軼駕焉者
此固天下所屬望而非于一人之私言也公之遷也同
年治齋萬公以都憲代爲少司馬雅相厚實爲文贈公
行間謂予曰子獨得默焉已乎顧予與公同鄉同年盛

且儒常懼不免於正獻之攸戒而熏炙倚藉於公者實多今也聚處未幾而遽焉別去於情固不能恝而所以爲天下慶者亦獨得後於人人也哉廼偕諸卿大夫餞公城西序以祝焉

送南京少宰甘泉湛公被召爲少宗伯序

道形而上者也器形而下者也是故坐而論道與作而興事其體有殊也德成而上與藝成而下其分有辨也道不離事而宰制燮和之意資焉事未始不寓乎道而制數名物之任存焉是故冲夷而不貳辨晳而有容道而不牽立而不膠者道也自發揚蹈厲者視之疑其無

朕也而不知通天下之志之惟深也自堅確狷介者視之疑其無方也而不知成天下之務之惟幾也且其深也非有匿也其幾也非有造也道形而上是故不可以形求也今南京少宰甘泉先生之於道也其幾乎其幾乎吾與之周旋二十有五年而未嘗見遽色疾言焉其氣粟然以温其行安然以和殆深而幾者與吾見其司文衡則名士得也爲講官則納誨勸也在胄監則五教敷也發而爲文章無弗工也敷而爲著述無弗詳且則也事有本而藝有原故人莫之及也

皇上念其賢召入爲少宗伯夫自南而北親之也方隆

制作而以禮樂任焉至之也還之講筵以展其論思資之也是故南京群公大夫一有行則祖餞贈言其情也而尤於先生乎加榮曰

天子之所禮而親也不惟爾也且將寄之燮和之任焉處之坐論之職焉通天下之志也成天下之務也又將於是乎徵也若之何弗榮之也予辱與先生同舉進士同觀中秘同事史局茲於國學也又謬承先生後被誨愛也深矣熏德性也久矣而一朝別去誠不能釋然於懷然不勝夫群公榮之之意也敘群公之意而略吾私舉所重也

送南京光祿卿毅齋劉公致仕序

毅齋劉公與予先父岫雲先生同年進士比公爲南京光祿卿而予與今儀制宗烈同仕于南京辱公敦世講情禮有加焉公自舉進士迄兹三十餘年吾叔父捐館亦已久矣而追念不忘若此夫寧以存亡久近貳其心乎哉是於游舊乎厚也見孤發則恤見匱乏則賙見艱阨則赴以援見紓結則解以紓凡在宗姻鄉黨未有敢而弗徙者求而弗應者望而弗答者是於宗姻鄉黨乎厚也公始仕爲大司徒屬以督餉忤逆瑾凡下獄者五備嘗搒楚者二一年瀕死而不屈罰粟至千餘石傾產而

不怨歷大司馬屬兩京尚寶南京鴻臚以至爲令旨於
飭武勸民裕
國節用之意恒拳拳焉是於吾
君吾民乎厚也予見其無弗厚也而求其原則公自筮
仕即奉其尊翁今贈光祿卿友桂公及母淑人於宦邸
甘膬之味精毳之服即一果一絲必奉其親先之而後
享其餘事涉義方必斤斤繼其志其在留都山水之勝
惟翁所向亟操几杖以隨每先期造請縉紳名公相與
周旋作爲詩文以佐其歡蓋夫人之所樂道而予得以
熟聞如此其隨在而必致其厚不惟是之推也乎迺嘉

靖己丑以災異自陳乞休詞特懇甚免命甫至予適遇之西華之門察其色欣然若有得也退而歎曰劉公其善厚身矣乎夫位既崇矣仕既久矣寵光及於祖考而慶澤施於子孫志願足矣於是乎及其身之未倦於登臨也而洋漁乎故國之江山可不謂善厚身矣乎是以群公在南都者不以公別去爲難而以其善自息爲榮餞之西山之道院而屬贈言於予顧予言不足以厚公而辱厚於公則固與群公者均也雖不文容居其薄乎

送南京大司馬荊山王公入掌內臺序

成周之制冢宰於天下細大之務無所不統小宰掌其貳而逆其治我

國家冢宰專選舉而百司庶府臧否與同糾逆激揚之任悉付之都察院是故都御史之職猶少宰也而位秩與冢宰並隆然執相臣柄焉位尊而任重地要而務繁居之爲難矧方今承百數十年泰豐之極又當

武宗之朝群奸迭擾之後綱弛而紀廢弊積而弊滋俗澆而人玩必宜有振勵奮興之政出其間以作天下之心而飭其治然而財匱力屈民困以離天下之勢譬如饑羸憊疾之人休息調護猶恐不堪而或施之以砭劑

攻之以藥石加之以劑刷法雖良如民不受何是必如易之所謂包荒用馮河如書之所謂明作有功惇大成裕而後庶幾衍無疆之慶以副
皇上圖治之心此其機咸係於內臺而內臺之任非得夫黃髮弘博練達老成之材則莫宜居之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荊山王公自為御史既以風裁德度敷聞海宇迨今歷官幾四十年如遼陽之威稜襄鄖之德澤三邊之偉烈皆焯焯不可掩是以留都守備之寄不為不重而
上必移之內臺蓋恒泰之孚中豐之日涉豐之川朝夕

並軫乎淵衷焉所以倚毗公者不以爲億萬年涤長計乎於是乎振其靡舉其廢合其渙保其殘滌散其賊邪而充長其元氣操縱翕舒惟百姓焉救寧是圖而不計其他泰豐之慶可以長保又奚蠱之足治哉此固聖天子之志公所優爲而士亦以望焉者也作羣公餞行詩序

送南京工部尚書村菴章公應召之京序

治而不煩於治之謂善治才而不見其才之謂大才事常見於未然取舍作止得其幾而御焉則治不煩至即因之無所役吾意如樞之運也如衡之任物也則才不

見是故有善治必有大才邦京鄙人也念幸與朴菴董公偕計于今三十年公自刑曹歷官嶺南凡刑也政也教也不赫赫焉以施而自循循焉入乎人之心而播乎人之耳由嶺表而京畿無異議也後公以工部侍郎兼都御史督漕河四方之旅皆賴之會修

顯陵

上命公董其役將之楚于適被

召北征遇公於濟上時方別穿漕渠公坐語移時凡水之源委與其利病關乎天時出乎人事者上下數百年間歷歷如指諸掌預恐工役無成徒耗財力以爲憂及

諭方今急務莫如節用愛人因歎李文靖公於四方利獘一切報罷卒基三百年太平以爲賢予然後知公之致用有本而彼沾沾自憙者殆未可同日語也且以今日言之民之財力何如也

皇上軫念民艱盡發帑藏矣而田野之凋瘵彌甚咸秩

山川

躬親祼獻矣而四方之災沴未息豈承行之者未究其方乎不然在漢草創之初天子不能具鈞駟二靳露臺之役而街巷有馬閭閻有梁肉矧吾

皇聖性本無聲技土木侈靡之好哉然方

武宗之時竊威福以朘民生迭起至數輩積歲之傷困未易以一朝復也治病者方其氣息奄奄而急遽攻之雖有扁鵲將環庭而走矣故今日急務莫大乎省事節費以休養蘇息乎天下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夫惟以無事事天下事而吾民之澤厚矣若董公殆其人乎公伯父楓山先生以道德文章名天下于當及其門親承指授其論爲治之方有挈領而裘順舉綱而目張之勢無難事者公自幼得之家庭涵養猷慮過不與尋常等迺者以大司空田留都

召還行之日例有郊餞邦寄與席末謹序群公意曰

聖天子遠燭長慮惟本根是圖治之善也而貲公之才之大也恲㥟斯民爲

國家磐石宗者固於是乎在

送工部主事戴君時化出視徐州洪序

凡物異於常必聞風霆以嚴聞日月星辰以明聞山林墳衍其形勢大而特則聞角角者莫聞如麟鬣者莫聞如驥鱗者莫聞如龍珠玉天下所同貴而惟弘璧大貝天球琬琰之屬聞器用之制久矣而惟兌戈和弓垂之竹矢聞其在於水若徐州諸洪奔騰澗湃若擊萬鼓若轟迅霆自神禹以來天下皆聞其湍悍也不亦異於諸川

矣乎然未始有心於爲異也人之德也亦然彼其與草木朽腐與瓦礫磨滅者何限也而古之聞人至于今不寐其聲焉蓋辨乎內外之分而超乎榮辱之境體乎六合之內而立乎萬物之表積者多施者遐雖欲不聞其誰能遏之戴氏四明之聞族也予家世姻居又相比獲聞其家世甚詳焉今主事君少山時化者兄弟四人並舉進士器藝功能競聞於今日少山承祖父之積累涵濡伯仲之間其所從來遠矣其爲文藹然而醇其德度充然而和其應事秩然而則侃侃焉惟庸行庸言是飭而未嘗自異於人其立志期於古人然惟恐人之我聞

也而人自聞之夫善爲鼓者不求聞故其聞也不減少山始發仕出而觀乎秦梁呂梁諸洪之水其駛見而驚聽歷千百世而不變焉者何也孰爲搏之孰爲揚之乎源遠而流駛故其聲駿以長夫天下之異乎常者非盡其常而已者耶人不皆盡其常也而吾之道自異

# 張文定公紆玉樓集卷之三

# 張文定公紓玉樓集卷之四

## 序二十三首

### 送司成陳先生請告東還序

琴川陳先生爲國子司成二年輒上疏求致仕

上稔知其賢特旨諭留踰年又以疾告其詞懇甚

上允之命有司候痊日奏用行有日南都大夫士無論

先生之去志者凡士之去位也有六年力衰頹疾甚不勝事或拘閡牽掣職有所不得盡與時相齟齬不得輸其忠否則量才器懼盛滿不得已然後去且猶有瞻顧低回而不能決者而先生甫有一於是乎年臨服政

精爽完而籌慮悉誠以基之恕以施之自僚寀而諸生無弗悅且孚焉而先生早居詞垣學行聞譽已裒然重時輩乃今德洽教行崇階峻秩可計日待也當是時也而懇疏必去此豈以絲毫利達嬰其中乎哉先生伯氏侍御公以清苦介直名天下其家庭之間相與漸磨者蓋如此雖然古之君子不以謝榮利為高而惟畏天命悲人窮是急矧

聖天子求賢圖治之日必不欲久置碩儒於丘園之間而先生經綸之蘊未竟厥施亦獨能遂志天下已乎予既獲交侍御公又於先生兩辱為同寅適今倚藉方殷

而遽舍我去情固有不能釋然者然先生去就豈獨于一人之私心也哉於其別也弗敘予私而重爲天下望焉

送西泉林君守太平序

詩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維君子命媚于庶人夫天子之於庶人如霄壤冠屨相懸遠甚乃對舉而並言之而孟軻氏則曰民爲貴君爲輕夫君爲民而立賴民而安者也是故媚于庶人斯媚于天子矣一物失所則天職有所不盡一夫作慝則天位有所不寧夫君不能不吾民之媚也而況於臣乎自漢以來

入循吏傳者往往慶流子孫入酷吏傳者其身或不免焉夫天不能不吾民之婿也而況於人乎民之貴何如也近代名臣有身居台輔而顧不得爲守令以爲恨豈非灼見夫天之愛民與君之藉於民者深且重如此也而不得身致其撫摩煦育之恩焉則雖道行一時而父母斯民之心終若有鬱而未暢者乎是故舉天下莫貴於民諸司百執事莫貴於守令治天下而不守令之重者終背道也西泉林君宏用始以進士歷崇仁增城令其於民也若有所畏也雖細故諦觀而後舉若有所傷也雖箠楚不敢乘氣而施焉孳孳焉消其梗而利導之

解其紛糾而變和之時而相之慮其患害而預嚴防之從違舉措不一揣乎輿情而動必中其所欲君其工於媚庶人哉下悅上乎歷陞南京民部郎中未幾遷太平守夫林君由民部而考天下之故其亦有怵於中乎今天下承平久矣戶口之數非有尹鐸之損也而歲減月耗其故何也使天下之令皆知媚庶人以媚
天子若吾林君之為也曷為其至是也君諱允而溫文舉其舊政施諸民篤行而消懈郡猶邑也天下猶郡也而奚疑之有且君子無樂乎仕惟夫上下之媚之樂也非上下之媚之樂也惟夫天之克媚之樂也功被乎海

守慶隆乎宗社澤流乎子孫謂善媚天者非耶殃咒者違天違天而媚上君子不爲也

送吳君子悅之任靖江長史序

海陽吳君子悅由南京國子助教遷靖江藩長史將行六館同寅之士爲之請贈言於予予乃言曰近制王官鮮民事不與世俗相攻取抱冲泊之性者恒樂居之然事雖簡王躬之修否攸係是非毁譽雖邈不相涉敦本睦親之化翰藩之寄咸資焉自非博厚端雅之士亦莫宜爲之抑吾觀誼之於梁也仲舒之於江都也皆其上之推而遠之也雖賢不足爲侯王重

吳君之任是也
聖天子之遴而陟之也遴而陟之也者
天子方銳意陶唐之丕績萬邦之和自睦族以始靖江
宗室而遠在南徼宣昭
峻德之光華使夷獠承風非夫居 王所者之責與吳
君博厚而端雅第乙榜歷鄉校而太學舉髦斯士既焯
有成蹟於以將德意相導左右不足為宗藩重哉漢章
之篤親也東平之仁賢也猶紿璧而獲見靖江嚴家法
安靖州攝令
殿下妙齡淳質而

聖天子明見萬里無近遠之蔽是惟篤慎所先以授吾子職也吳君勉乎哉風衝水激之無虞姑以宜恬泊之性君之志不啻是也鬱林蒼梧之野不猶有佩犢而游者乎因河間之禮樂也革狼子之心而歸麟趾之化者將於是乎在吳君勉乎哉

送潘子希平遷荆州太守序

寒燠飢飽劑量之宜利害之避就赤子者且不知也則父毋爲之所父毋於其子雖劬勞萬狀未嘗有德色焉分也且其心惻惻然恒求其情之不暇而暇知其勞乎哉有人焉見其噫嚶而怒呵之以爲武時其寢息而抑搔

提挈之以爲勤不求其好惡而任巳之好惡以爲智者是者赤子殆哉天之與我以智能也非以加人也將以濟人之不及如父母之於赤子也夫惟以赤子視民則忘巳忘巳則大是故力濟天下而人不見其才才之大也明燭萬變而人不見其智智之大也是何也才大不諉智大不察今天下赤子困於辛螫久矣而荆州爲甚予嘗數至其地而知其一二矣蓋宗室棊布而左右肆其蚕食地土廣饒而耕作廢於征徭賦使之出於其途無虛日而監臨之司左右交掣而莫知適從五方之民雜糅而好宄不勝州縣繁多道里阻邈而稽禦勾攝勢

常有所不逮非得夫忘己愛民才高智大而無作好惡者以調劑而涵煦之則其郡未易言治而潘子希平者固其人也且荊州天下襟喉自古有國家者咸是焉重今天子下詔拳拳於重守令首舉荊州而屬之潘子謂非選擇而使之乎潘子發源仕族以進士爲南京戶部主事往歲權關杭州嘗爲予言大藏商筴而課入之數猶羨於歲額以爲慮予心敬之每告人曰使得如潘希平者數十人俾司錢穀何憂國用不充俾作民牧何憂百姓不富今來南京則知其督儲覈賦勘京屯校會典書籍皆精明詳允名隱隱起公卿間蓋才且智者

也能自盡其心不沾沾自喜者也父母斯民者也他日
制州政績書最於天下入爲公卿輔弼人莫不曰
明天子一重守令而治行如潘子者出焉豈不偉也戸
部諸同寅爲之徵贈言於予請以是復

送王君子瞻分教南城序

國家設學校遍天下蓋古小學之制而其師之所教弟
子之所以學則固與太學同故士自貢舉于鄉策
大廷名進士不必悉由太學而歷官所至及其敷施樹
立亦往往與太學之士同是故堯舜周孔之道臯夔伊
傅之業天下士自童以上類能言之而於收放心養德

性以爲大人之事之基者顧或曠而兆諸則其事君治民亦豈能純明俊偉如古之人爲哉象山王君子瞻端淳而廉直自其尊人毅齋先生舉進士歷官御史以直道不容於時而君仲氏子長歷工部員外器藝炳然爲士林推重君裏濡家庭少成若性廼者應貢來京兪試優選冢宰許公知其才選擢而授之南城之司訓南城自古稱比屋絃誦與鄒魯同風入

國朝内之爲卿爲師外之爲岳爲牧文章行業紛綸而輝映君以其所淋于家庭服脩於庠校者往之南城敷求其鄉先哲之可以師者而最勵振興乎南城之人士

存其心養其性以爲其根基而茂達其枝幹踵前脩而
上之以追媲乎隆古之名世則所以爲
國家助者豈曰小補之哉予昔嘗奉
命視學于荆于梁于閩已而入爲太學竊見夫天下之
士猶一方士也其業猶一方業也則今學校師儒其要
且重可知而况若南城之多才乎而况若王君之賢乎
先侍御公與予烑父岫雲先生同鄉舉予屢被親接廼
今又辱與貞小君同朝以德誼相好故予於君非一朝
之知遐也於其行喜而贈之言

送都綱懸師還寶雲寺序

寶雲寺始自宋開寶改元代有名僧

國朝弘治之初覺菴璋師徙寺于郡城竹湖坊而恢拓資業以振揚其教其徒數十人咸克持戒行福慈師號淡雲者尤淳實靖恭默契宗乘覺菴最器重之予家食時由鄉田入城必主於其寺嘉靖丙申慈師以諸刹之推有司之選擇上於吏部吏部疏名以請授四明郡僧綱司都綱俾統領一郡及列邑之僧而總其法令將行謁文於予予昔嘗旁究佛氏之學而能言其意也文中子謂佛西方聖人而明道先生謂其見天一隅然徑覰到北斗處蓋於吾儒雖為法不同而其窮深極微亦足

以窺見儒道之似而世之業儒者自失其宗要顧以虛無寂滅詆訾佛老之徒是猶舉其祖考家珍而輸之他人且視為糞土鴆毒瞬目而不敢一盼豈不悲乎今固未暇詳論試舉其畧伏羲氏畫奇以象乾則一而實靜專而動直者存焉畫偶以象坤則二而虛靜翕而動闢者存焉一而實者而或間之二而虛者而或窒之剔除其間我者消蕩其窒我者則聖人固嘗示人以本原矣曰安汝止曰艮其背曰寂然不動曰虛中曰虛受人曰無聲無臭曰無思無為曰不識不知曰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夫固非吾儒之言乎夫固釋老氏之所得專乎大

學示本心之正中庸原天性之中皆是物也盖天命人心爲天下之大本大原者相傳既久釋老亦聞風而得其影響者耳顧其所以爲教乃因其西土之俗而不可以行乎中國文中子所謂車之不可以水舟之不可以陸者耳然易稱史巫周禮有巫覡巫馬等職有招梗禬禳之法有桃[illegible]桃茢符水之用盖聖人與民同患無所不用其情焉[illegible]老之徒清靜虛恬雖其教不可以治天下而存之以[illegible]史巫亦聖王所不廢也我太祖崇用儒復設僧綱道紀之司弘摹遠意眞天地以爲心而百以爲法者也四明自昔稱三佛地而實

雲爲天下山十剎之一慈師儒家子有淵賢文法兹
琹賦詩文通儒釋之教者於是乎修其法教俾四明
僧衆成戒定慧去貪嗔癡度斯人之阨而捍其災
亦未必不爲吾土福也抑四明儒學彬彬乎禮樂文章
於海内爲盛其思反經以興斯民者豈無其人吾故畧
舉儒釋之異同以爲慈師告亦因以勸吾黨之士焉

別友序

邦奇自弱冠舉進士徐觀古今之變慨然自失欲姑退
而自修而勢終未可又念鮮兄弟父母日衰老每誦聖
人不遠遊之言輒自悲惻乃辛未秋七月上疏乞歸省

上允之將行友人吏部考功員外郎閻君靜中刑部主事汪君汝成翰林院編修余君子華咸以言贈既而曰何以處我予竊觀諸君之德得於天賦有大過人者唯予最弱且劣日從諸君遊竊欲似焉而未之及迺又何能助乎然予觀友道衰天下徒以勢利相與其超乎勢利之外者蓋寡況能超乎形骸之外乎今也辱諸兄惠贈而以道義相箴切則固超乎形骸之外者也嗟乎世之學者所以骫骳齷齪白首而無一善狀無他有其身故志日隳狃於習故行日毀夫惟超乎形骸之外者無爾也亦無我也無爾無我而德斯成矣成德於其壯成

功於其仕是故壯而不學老將悔之矣仕而不易退
悔之矣自吾之交諸君十年於此矣而猶夫昔也沿具
而仕又二十年行且將老矣壯之功業亦過半矣其老
將有悔乎將無悔乎我未敢知也然老而後悔弗可復
壯也退而後悔弗可復仕也是故弗可以復悔也慮之
其惡可弗早而行之其惡可弗力乎行之弗力必其有
以累之也慮之弗早必其有以狃之也不累於身斯足
以成身不狃於人斯足以治人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
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

別陽明子序

四明張邦奇將歸省驗封陽明王子贈之曰古之君子有所不知而後能知之後之君子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邦奇矍然而作曰善哉無所不知者乃其所以爲無所知也請爲吾陽明子極言知之道以祛今之惑雖然吾何敢言知乎哉至神者天也至明者人也至微者心也吾皆未得而知之吾何敢言知乎哉陽明子曰何謂至神者天曰天之道明善天下而無視聽善天下而無聽是故天之道微顯顯而闡幽非微顯而闡幽也於天下無顯無幽也有聲天聞之矣無聲天聞之矣形天見之矣無形天見之矣其何顯微之間之有人

限於耳目者自其所不見聞而謂之幽天惡其若此也
故從而闡之而微之斯其損益盈虛之理耳然則何謂
至明者人曰其以耳目見聞者愚人也達者之見聞則
同乎天矣是故是非善惡愚者疑而達者覺矣覺者辨
而疑者釋矣疑者釋而天下皆覺矣是故天下之事久
而無不定何謂至微者心曰念慮萌乎中非至精者弗
察也弗察則不能知吾心不能知吾心則不能知人不
能知人則不能知天不知天則不知所以畏天不知人
則不知所以畏人不知心則不知所以畏心心吾心也
而畏之猶未也況又不知所以畏吾何敢言知乎哉願

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其自知若是之明也唯孔子知之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其知人若是之微也古之君子甚爲其無不知若此知遠之近也知風之自也知微之顯也知之始也及其至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陽明子矍然而作曰善哉至神者天旣福係之矣至明者人子奪係之矣至微者心誠僞係之矣吾子其將進於知矣夫其誨我以知之矣夫

、李子省耕序

爲渚李子省耕于汚萌川張子見而問曰夫李子亦勞於斯乎雖然民事不可易也昔者禹勤畝澮稷躬稼

文王服田功至於日昃不暇食古之人其亦勞於斯矣天之好生莫切於人視聽寄焉精神注焉是故體國經野理財正辭自天子至於庶職莫非為民凡民之生惟食其資是故國有常祀祀有常籍自天子至於庶官莫不秉耒詩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維君子命媚於庶人夫民君之依也四海之內何在非天何物非我下憂而上豫未之有也是故媚於庶人以媚于天子也且夫士之仕也以布德也豈其使朘民之貧而自暇自逸故或多活饑羸則傲中書以不足為或身任丞弼顧很守令之不得為蓋古之君子其仕也心

乎民令之君子其任也心乎已心乎民者不計崇卑不量劇易靜欲民寧動欲民遂心乎已者相利而弋捍便而趨息也惟媮作也惟譽李子曰善他日甬川子退晰于東海之濱適李子來官其土孟春之月靈雨既零李子省畊如初甲子至于西郊造甬川子之廬飲酒道舊故愉愉如也酒酣李子言別甬川子叩牛角而歌送之川之游

送余子華序

翰林編修余子華將之京或謂予曰行不爲近矣何言乎贈諸曰於戲子何言予聞之先正曰天下將治而人

尚行將亂而人尚言尚行德也尚言賊也吾將為德乎吾將爲賊乎且古之德言不爲少矣身體之未能又將以言贈人人其孰能信之今天下沉毅而淵塞者不爲少矣觀法之未能又將倡尚言之風階亂于天下天下其孰能堪之曾參冉雍吾師也南宫縚董仲舒吾友也吾其如師何吾其如友何詩曰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言哉言哉吾惟爾之慎哉或曰僕聞命矣雖然必書之使子華識之從之

賀大理卿沂樂湯公還朝序

大都憲沂樂湯公撫蜀之明年轉大理卿將行知成都

府王侯遵軍請予言曰沂樂公剛正而弘裕其於政詳而要布令簡而有體全蜀之地朞年之間庶職受成而民夷懷服其誰之賜也今茲行也將由一方而天下遵等感激忻慶非文辭其曷以宣焉敢請邦奇未弱冠試於鄉公時以崇德令與試事一時知名之士出公之甄拔居多已而公敭歷中外逾二十年位望聲業日益隆而邦奇企想瞻依願摳侍而無由也其情日益甚迺者公自貴陽移鎮三川而邦奇適奉視學之命濫竽撫蜀訏謨遠猷又幸得熟窺焉竊嘗思之人之德寬者或弛強者或隘天下之多事職此其由也易曰

包荒用憑河書言三德則剛柔正直惟所用之然亦難乎其兼矣間有兼者而或揆之弗審練之弗熟則戾用而逆施猶不能免若公非獨得其全者耶盖弘毅之德兼而弗遺而佽著遍歷於諸司宦轍兼週乎海内民吏之隱也簿書之故也風土物性之殊也綱維節量控引之方也咸究之矣夫是以於天下也猶運掌也嘗觀於蜀矣地僻而勢阻其民悍戾而易動雜以夷貘環以番落急則怨緩則玩者皆然也而公於其間震慴綏懐應之以道而出之以時風恬日熙而不見其弛也電曜霆擊而不見其暴也沿襲故常而不見其荒也釐革萬務

而不見其擾也非德性完而諳練熟其孰能之
廷議以爲天下之平非公莫以司也於是乎有
令命夫天下事莫不由中而刑爲尤重理刑之司不一
而廷尉爲尤重
先朝大理之職嘗以大司寇負雅望者爲之則今日簡
用之意可知而式敬由獄以長我
王國非公又孰能之且國有老成人則平章爕和咸協
於中不以弛廢不以隘激夫然後上下安而民物遂秉
樞持衡吾又見其不能舍公而他之也邪奇不佞慕公
名德既越二紀承教令而叨掖持復歲餘於此矣於公

行也感激欣躍豈言詞所能旣哉姑因王侯之請述以爲天下頌焉

送南京翰林學士北川吳先生入修會典序

天子將釐一代之大典集儒臣而任之校修于鄞北川吳先生以侍講學士視篆于南京之翰林實被召命故事修書啓局儒臣在南京者或弗與而先生方以文學望於時又嘗爲國子司業値天子視學講說稱旨勢不得久於遠外然諸司之在兩京其自南而北者常常見焉而先生之行南都縉紳交榮之郊餞賦詩以

贈而予於先生辱知厚且三十年則爲叙曰典則之詒周禮其不可尚矣其制宏以精其緒詳以秩其文潔以醇漢制不經志禮樂而侈言封禪唐之六典制稍近古又成於張九齡諸人之手故其書差爲可觀我

朝會典之修先臣或欲倣而爲之而議中格夫以

國家制度雖酌取於漢於唐於宋而一倣於成周今也紀綱敷揚舍周禮而師唐典亦云思其次矣而猶莫之及則安得無遺憾也乎

今天子親稽失得日彰

淵衷旁羅文學之臣惟恐其或遺焉此其志豈淺淺也

昔者柳子厚工爲文館閣之事擯而不得與時則有巧匠旁觀之歎先生之文柳子也而宏裕之器大非柳子所能及遭

明聖而隆寵遇固其所也是行也且將協贊群公敷陳講幄以其暇日紬繹見聞宣昭

列聖之盛美不刊之典軼漢唐而上之以上副

明天子之志豈非千載一時也哉人情之榮之也固宜

送兩溪葛公應召入掌大理序

孰爲天下才不動聲色事集而人蒙福焉之謂才運乎剛大之氣而布其慈惠之心寖而不迫優游而不激處

之淵然而日滂積之黯然而日光在漢如于安侯如袁
邵公如郭仲孫如陳昭公皆陰壽國家之命脉而慶亦
流於子孫是才之大者也若吾浙兩溪葛公者坦易質
直而識見卓然不可淆不屑俛仰于時而休休焉裕弘
人之度爲御史也誾誾惻惻無少避忌嘗舉劾逆璫至
就
詔獄褫職家食而不以爲悔爲守令藩伯也孳孳汲汲
無少懈弛自五河以歷閩粵雖位有崇卑任有久近而
愛徵之在既去之後者如一律然廼者由太僕卿掌大
理于南都明而不及於察也恕而必附於法也屹然如

山不可動搖而不見其險絕乖崖之勢也蓋自舉進士以迄于今三十有四年何嘗一爲表襮衒露也哉然衍漢於渟涵之餘而顯發乎鬱崇之後者燁乎沛然莫之掩遏才云才云矯厲云乎哉公之子今爲淮安太守復以善政稱于人人蓋餘慶之委于厥後明效既如此其於所謂陰壽

國家之命脉者亦豈常情所能測哉

今天子誕憫元元屢下卹刑之詔謂兩京諸司爲體雖一而事之簡劇異焉乃召公留都而屬之大理書曰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蓋方以是望于公焉而兩

漢名卿有未足齒者南都卿大夫士僉曰是舉也

明天子真能知人公知才真能不負

明天子之志

宗社生民之慶其未有涯乎餞之城西而賦詩以華其

行

送宮庶鍾石費先生考績之京序

君子之績若無所於見而天下之治咸資焉其斯為績

之最乎職有所專司才有所偏宜是故授之以劇而能

見授之以財而廉見近使之而智見遠使之而忠信不

欺見然而能患其或肆也廉患其或隘也智患其或譎

也信患其弍固也則其於天下也有所舉有所廢
國家之設翰林也無專職焉擇髦士而登進之優游之
以詩書漸摩之以德誼而涵濡之以禮樂夫然後大授
而重委任焉以天下才綜天下事裕如也雖然亦難乎
其人矣鍾石費先生舉進士讀
中秘書歷官史局
經筵文章德行褎然爲負時望既而以春坊賛善出爲南
京尚寶寺丞改春坊庶子兼翰林侍讀掌院事夫宮坊翰
林之在南京自夫人觀之至爲清擷而先生不然今夫
修纂一職孰與旁研萬幾之爲繁策應一時孰與兼搜

千古之爲勤然則以天下之績期先生也豈苟乎哉先
生介而有容通而嚴於守知足以應而質信可任也器
足以藏而易直可知也夫所謂天下才者非耶其於爲
天下乎何有且先生伯氏少師鶴湖公歷事
四朝文行功業爲當代所具見熏濡翻切於家庭爲日
既久其將媲美而加光大焉者固已豫養於今日吾故
謂先生之績以天下不以一司其考最也以百世不以
三載茲行也不足爲先且重乎予昔於先生爲同寅雅
辱誨厚偕卿大夫士集餞於城西而書此以贈如有不
吾諶者則先生柄用有日吾能徵之矣

送顧維揚序

甲子之歲顧君維揚舉於鄉暨北征徜徉山水之間所至或駐泊終日不能去或曰會試有期盍速諸君不以爲意已乃度後期遂不果赴歲甲戌復然間嘗一赴京師亦弗終試蓋衆人所方汲汲而君曾不屑意焉君子以爲異今年春既終試矣人曰維揚必高第比撤闈君弗第也儀制郎劉君伯雨深惜之爲遍折落卷君乃在第一劉君曰異哉非數也與君亦泊然無所動嘆曰家兄發齋先生仕湖湘名山大川皆遍歷吾嘗因題詠得以彷彿形勝於想像間而皆不若親見之愈也盍往乎

哉乃南浮於江泛鄱陽之湖西極于楚攸登衡嶽至祝融之巔覿所謂迴雁峰者返而游於長沙揖于伀之鳳凰蹻再舉之黃鵠飄搖如也已而俯窺清湘采江離而吊忠魂悵然若有所感而休焉浮于洞庭時則暑雨方收湖水洪漲極目無際曠然而與心謀登岳陽之樓徘徊瞻眺有先憂之感載涉南嘉沿流至於鄂渚而會發齋于鵠山之臺對床談笑之餘出其所為詩歌清新而卓偉若將追屈賈而與之齊驅焉越數日將告歸發齋同寅諸大夫繪圖為詩以識別于鄉人也咸焉若不能為情蓋予覩乎天下汲汲於富貴者惟失得之患即其

情恆若有所拘𩏂促迫而不得肆而若獨洒然若此甚盛

淸風而滌予襟者非君也歟君之為乎別我於煩冒也

送僉憲謝公考績之京序

予交游於天下幾二十年而恆歎夫可與言者之難

見可與言者倦若忘病若瘳煩懣若解士固樂於知己

尚矣雙湖謝公以廷評僉憲于湖南予始知其為法吏

誦其詩清而婉讀其文豐而有則則知其為文人徐子

察其動容扣其言語乃嘆曰謝公其有道士哉日夕相

周旋與之言甚樂也逮今二年而知公益深公常言曰

今之稱能吏者我知之矣惟其法不惟其情赫然震曜

於一時民受其病而不顧甚者惟其勢不惟其法使以千百民命易旦夕名譽亦奮而爲之夫仕以爲民非爲身也法也者法天者也天道愛物故惡物之害之也理物故惡物之亂之也法也者禁亂除害綏民生以協天道者也而豈將以濟其私乎哉是故有怙終之賊有眚災之赦事可畧也勿察微以炫法當加也勿畏勢以[illegible]行之而利於物雖天下非焉吾何懼行之而不利於[illegible]雖天下譽焉吾何安是故風恬日煕而不爲弛電曜霆擊而不爲暴沿襲故常而不爲媮釐革萬務而不爲[illegible]愛憎予奪一視諸理而已不與焉夫是以民生安而天

逆順予聞其言若將契焉故好而敬之公不事表襮坦
易從容而其中卓然不可奪是非榮辱卒然遇之而不
驚是固能成其大者公之先人石坡先生嘗總憲內臺
以勲猷畧著焉為當代宗公之識操其所由來若此今
考績將之京七月之吉舟發鄂渚藩臬都司諸大夫
雅好公出餞而謀所以贈予故述公之所常言而復
以諸大夫之詩知言君子其以為何如也

贈僉憲謝先生致仕序

正德丁丑之歲長樂謝先生以湖廣僉憲賀
萬壽節拜表于京師已而上疏乞致仕去其同寅憲長

舜公憲副汪公聞之慨然曰何其勇也邪吾應曰先生志其大矣蓋莫富於宇宙之内亦莫富于吾之身宇宙之内風霆日月山川林陸草木禽獸之屬著而爲色而爲聲滋而爲味散而爲臭可喜可玩可嗜可愕之何所不有其何富如之吾之身耳目口鼻與夫物者而用無窮焉入而悅於心出而暢於聲吞吐卷舒何非我而何在非適其何富如之古之人居廟堂而不乎山林彼非有所樂於身無待於外故邪元結有言今之仕者耳隨人聽目隨人視口隨人言鼻隨人嗅心隨人意然則耳目口鼻具於身而曾不得一有焉夫何

樂於仕古之樂仕也有說言行而志遂身安而道亨明目達聰照臨乎天下憸邪之態愁困之狀巧佞之言怨咨之聲凡吾所不欲聞見者吾得而弭之也天下之士德感而情應若芝蘭之相入五味之相濟而天下和是故舉天下而莫累於吾心夫是以樂仕然且不忘山林之思焉萬有一焉不得如吾意彼且不能一日留矣況使之以身徇人乎哉先生聞見博洽趣味不倫星曆地理古今人物之變咸窮其原放爲詩歌清新而雅麗雖方羈跡宦途而風晨月夕徜徉山水之間未嘗不灑然樂也彼豈不曰與吾勞吾身以後役於時孰若以吾餘

年歸而玩天下之物樂之且不得盡而品題賦詠亦或得以寄聲於無窮不知所謂富貴在彼乎在此乎必有能辨之者况閩中山水奇於天下者耶先生之去志其久矣夫聶公汪公皆曰固如吾子之言時諸同寅惲公華方以兵旅在遠徼因以予言遍告之而屬予書以為先生贈

## 送憲副雙溪范公致仕序

雙溪范公舉進士歷官監察御史清介骾直之聲聞天下既而擢鳳陽守時則奸倖孎媢怙勢旁午鴟張而根噬守令稍弱植股削承事靡不為鳳陽既當要衝貴勢

攸集毋欲有所爲扼於公嫉不得逞其志卒肆詆訕落
公職且令入粟若干石以重困公而公益自奮不爲挫
久之陞廣西憲副後除湖廣所至鑱兇殘剔朽蠹滌蕩
汙濊風行而霆擊公遇人欵愿無畛防而其中毅然不
可犯然不能傴兒呀喔以與世俗沉浮則磊砢屼嵂時
不能平於言然必於知者無苟泄歳丙子奉表賀
萬壽薦于京師既罷上章求解官吏部疏其賢奏曰是
不可聽湖廣撫按泰公至公憲長聶公咸敦趣使往任
而竟不果來章再上乃遂得請于時聶公言曰方今災
沴游降凋瘵斯極敉攘慶劉繹騷於諸邑爬梳喣煦育方

將於公是賴而遂自韜遁凡我同寅奚容以恝且公資深而績著才優而力富要津鼎及而勇退若此人情所難盡有以致吾情而表公之賢以風厲末俗使公雖退處不爲無益者同寅皆應曰善命予敘以將之

送石泉張公陞浙江右方伯序

財賦倚於東南而今之朘削之者日滋而不可窮朘削之政率出於貴勢之門興世習以爲常而不敢議行於藩司而下於郡縣者其端固未可以一二舉郡縣吏復並緣爲奸張一爲十張十爲百而民益以不聊浙東南之富庶地也以吾目之及見鄞又浙之富庶邑也

先皇帝時又海內殷盛日也吾少而見吾邑之民傭而食者十之七子壯而棄室親老而不養盡日夜矻矻而僅給其身焉迨乎逆璫煽亂富室皆空貧民無所於傭於是乎有殍者矣有竄亡者矣其故出於征科雜需出於上者不可禦而下因得以競肆浸漁而莫之忌故今日之漸非曩時也久矣方伯位尊而勢重天子所賴以節量公私之贏縮衛生民而屏國家者也貴勢之營求得以裁抑守令之賢不肖得以上下其課而出陟焉是故得其人則一方蒙福下恬而上裕張公早歲擢高第有聲戸曹出守　民安而遠

人服三年而佐湖藩法令不煩而名實著蓋公爽豁而敏果廉平而勤恪其於事得其體要往往不勞而集故其在湖藩常職之外如軍旅之事宮室之庀人情所不樂爲者一埤益焉色不憚勤口不言勞而卒以受知於當道戊寅之冬甫踰一考遷浙之右轄右轄重地浙江要藩固當爲天下得人賀不特浙民之蒙福也且以公爲

國與民之心知浙東財賦方今倚重而民又羸瘵若此裁強禦而防侵蠹必有調劑蕩滌之方焉吾見政清於戶庭几席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聲績日懋

由一方而天下特易易耳公行之日湖之藩臬諸公咸有詩贈于浙人也故得而序云

送朱君子文改令餘姚序

今之辨雅俗者其言曰某官清職也某吏俗吏也于其外不于其内何也天下事孰非王事布列於天下者孰非天職職果脩也心果純也何適非雅惟其私不惟其公苟趨時好以濟其欲何往非俗股不反脛無毛服康功田功至於日昃不暇食者非古之大聖人也歟如其以民事爲俗務而慊其心焉人之類滅久矣且夔不必清於臯陶也契不必賢於稷也才有所優爲而德有所

宜居焉耳自今言之職之冗瑣而難爲者誠莫如令以爲徒勞而不樂爲者天下皆同而先輩楊文貞公則以不得爲爲恨人之志識一何相越至是哉若朱君子文之爲令則吾見其雅也未見其俗也奉化地磽而民多鄙訟獄紛嚣素稱難治君至未幾彊悍者戢狙詐者無所售滛褻者屏息而貪酗之徒靡散民既樂業訟牒日清君曰未也省試學校課其功程明賞罰以作其氣士皆翕然知所向君猶曰未也選士之敏慧而英特者得劉生淮輩八人焉授之館日爲之講解導勵其志業以大其就當道謂君有餘力也請徙治餘姚餘姚邑大而

多才視奉川不啻數倍聲實𡸁之布將又有大焉者矣予
嘗謂雅俗之辨在人不在官微朱君孰能徵吾言哉
進爲臺諫必能惟吾
君之愛又進爲公卿輔相必能惟吾民之憂吾見以樂
君斯行而奉川士民獨依依然不能釋入人者尤感戚
焉若無所歸謂鄉貢士劉君拱通嘗交予請爲徵文以
宣其情予昔承
勑湖湘職專學校地遠而目不足俗格之外殊不能以
竟吾意嘗竊謂學官之設位卑而無權雖專無以爲勵
士之具誠得賢守令者作而養之以達天董學者之意

則士將日奮而不自知而恨其不多見也今因諸生之請知朱君之遠超於俗也而重有感於予心於是乎言

、送臣川李公陞任廣西僉憲序

懷寧李公濟之以四明貳守擢廣西憲僉命至之日郡中父老惜其去而大夫士華其行大夫士之言曰甚哉乎持憲之難也非李公其誰實勝之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是法主乎寬也然選愞之士聰明不足以照才力不足以決譬如敝笱在梁無復防禦奸惡者竊笑於下而善良受其辛螫法其果可以寬乎哉子產曰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

翫之則多死焉是法欲其嚴也然猶名之士以苛察爲法以察爲明以侮鰥寡虐無告爲威一念之私民無所措其手足焉法其果可以嚴乎哉夫姑息不可以爲政而刻深非所以仁民嚴於防而恕於用肅乎外而寬於中聖賢用法之道亦若是而止耳李公之爲吾四明不期月間而强梁者懾其威詐諼者憚其察困抑者喜其斷而枯悴者悅其澤非酌寬猛之宜者邪用是道也持憲於南粤有不爲民生利乎公之澤斂於一郡固不若施於一省況由一省而天下此又其階也乎夫一郡之澤霈之與天下均焉將奚惜於今日之去我爲也公與予

同年進士出入中外聲跡相接十有七年於此矣盖公始爲侍御以劉方忤於時落職州縣僕僕下僚者數年所至盡心民事焯有勞績雖其心不以崇卑爲累而負屈稱於人人久矣固知海隅之邦非所以久辱公也故於贈行特序大夫士之說而略父老之情云

## 贈陸醫士序

予讀素問難經諸書知必通陰陽之變究人物之情然後可以得醫之體讀扁鵲倉公傳則知必久試而熟習之因時變化隨物轉移以心會而不以口傳以神遇而不以目視[illegible]而後可[illegible]以達醫之用蓋醫之難如此人[illegible]其學

於疾痛死喪之戚生死肉骨去疝出腸匪醫何恃焉故先正嘗謂不用于時必爲名醫以濟世蓋醫之重如此周禮醫師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又次之十失四爲下嗟乎求古之下醫於今日不可得已故世以不服藥爲得中醫言利害相半也於戲胡弊之甚而至於斯乎醫既失職孝子慈孫倉遑迫切無所於賴則役情於招梗禬禳至於蕩資業蔑禮教不爲顧而卒亦莫之益也豈不悲夫向使醫而足恃何爲其有是哉蓋醫之關於風教又如此先儒謂爲人子者不可不知醫于讀而識之雖於簡編陳迹得其梗槩然欲求

如扁鵲倉公之流與之上下其論議以求其奥而觀其用而猶未及見也豈其徒專於醫而不本之儒其於陰陽人物通變之宜泥而未之達邪抑急於已緩於物視他人之肥瘠初不屬於身邪陸君過我於四明之市其目炯然而明其神氣藹然而秀少業儒已而嬰疾乃從而之醫故其爲醫異於衆近者吾姑得奇疾經十數醫莫敢治以謂必不可爲陸君視之曰猶可爲也投之劑僅數服而愈愈而未嘗責報既而吾表妹之在鮑氏者亦得疾療之亦如之若君者果扁鵲倉公之流乎其未也然以予所見聞則既十不失一矣況爲其所難者乎

哉吾嘗出入兩畿道吳及楚西至于巴巫南至於蒼梧之野其間名儒碩士往往遇而獨所謂明醫則罕聞焉何意乃從故鄉得之乎是誠可喜也是吾所欲與之言者也誠爲之文以發其端

送潘先生遷太學博士序

士之進退去就惟其心之安而不爲利動求之天下吾得潘先生弘夫其人焉先生閩中彥也學成而舉於鄉名且益起矣試春官一不偶輒循例就學職日親老而滫瀡弗顧時違而祿養弗及吾其如命何然署學職者例得六載一會試既及期辭其母孺人孺人有難色先

生深知之後不果行曰近未篤而思遠之舉不可必也是規而違膝下歡吾其如心何故其掌教鄞庠從容偃勸善而規不善未嘗厲聲色操尺寸期旦夕效而氣所孚士皆翕然奮於道校文關中克精衡鑑故得居多至其篤兄弟之私周交游之急事上之恭待下恕謙抑審愼動無愆尤所謂一舉足而不敢忘非先有邪

今上新即政大公舉措當道以先生賢舉遷太學博士太學天下之英才處也唐之時歐陽生謂韓愈宜爲博士至欲率諸生伏闕下以請則博士又自昔所重職也

明天子誕敷文教之初而先生適登是選豈非欲
義之士以身教天下耶然先生文足以取高第才足治
理紛劇始其志豈不欲陟華躋要大布其平生以報
國家而爲父母榮哉顧時有所未可勢有所未行則寧
循循末秩以盡其心不敢以爲卑而或懈也而四明之
士爭相振奮遂亦以洽其聲聞而起其秩況以施於大
學使天下士觀法而興如四明然名位之起其又可量
也哉近舉而遠隨聲宏而響應理固自有恒焉亦奚必
舍此而遂彼爲也且古之稱達孝者以其愛親一念施
之而天下萬世咸被其澤上之教下之學舍孝弟奚先

焉當道張先生太學真善用人門下士以贈言屬予豈以予爲能言先生耶

張文定公紓玉樓集卷之四